



丰一吟

口述历史

丰一吟口述
周峥嵘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丰一吟 口述历史

丰一吟口述
周峥嵘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丰一吟口述历史 / 丰一吟口述; 周峥嵘撰稿.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1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194-0

I. ① 丰… II. ① 丰… ② 周… III. ① 丰一吟—回忆录 IV.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61712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丰一吟口述历史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丰一吟 口述 周峥嵘 撰稿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94-0/K.208
定 价 50.00 元



丰一吟

丰一吟，丰子恺先生幼女，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翻译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幼年时在日寇侵华烽火中跟随父母逃难，从武汉投身抗战，桂林再执教鞭，到战后重返江南，台湾举办画展，直至定居上海，迄父亲去世，风云变幻五十载，她始终陪伴在父亲左右，耳濡目染，女承父业；父亲的言传身教，她受益终身，感怀不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她立志研究父亲生平与创作，爬梳耕耘，至今不辍，以深沉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写照了女儿记忆中一代艺术大师、散文家、翻译家丰子恺先生在与家人相处间的生活、工作与交游。

编撰说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写在前面的话

1937年，日寇侵略中国，我们全家被迫逃离美丽的故园浙江省石门湾缘缘堂，往大西南逃难，直到贵州遵义，才安定下来。

1941年7月，我们在遵义时，父亲给我画了一幅画，上面题着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二十个字。那时我才十二岁。后来我父亲又给我单单写了这二十个字。这幅画裱好并装框后，一直挂在我房内书桌右边墙上，成了我的座右铭。我每次看到这几句话，就勉励自己要抓紧时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因为岁月不待人啊！

丰一吟

2014年12月23日于沪寓

目 录

编撰说明 1

写在前面的话 1

第一章 石门和缘缘堂 1

一、诗情画意石门湾 3

二、爸爸的胡须 5

三、贤妻良母 8

四、我家的重要成员——满娘 11

五、我和爸爸在缘缘堂的一张合影 14

六、爸爸为我画的几幅画 17

第二章 逃难路上 23

一、日军轰炸石门镇 25

- 二、到桐庐投奔马一浮先生 …… 29
- 三、我们的“外婆家”——开明书店 …… 35
- 四、浙江兰溪受曹聚仁“一饭之恩”引发的笔战 …… 39
- 五、难忘萍乡《览胜图》 …… 44
- 六、爸爸在武汉用纸和笔投身抗日 …… 49
- 七、十年不做教师的爸爸重执教鞭 …… 52
- 八、丈夫亦怜少子 …… 56
- 九、天下何人不识兵 …… 59
- 十、爸爸三画《漫画阿Q正传》 …… 61
- 十一、爸爸在桂林的朋友们 …… 63
- 十二、告别桂林赴浙大任教 …… 65
- 十三、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 …… 67

第三章 从遵义到重庆 …… 73

- 一、在遵义 …… 75
- 二、逃难途中爸爸的“课儿” …… 77
- 三、仙姐出嫁,我家第一桩大喜事 …… 84
- 四、遵义往事 …… 87
- 五、糊里糊涂我进了艺专 …… 90
- 六、丹青京剧学成双 …… 95
- 七、女婿落泪,珍珠落地 …… 101
- 八、谢谢重庆 …… 103

第四章 重回江南 …… 107

一、返乡之路 …… 109

二、门对孤山放鹤亭 …… 112

三、拜访梅兰芳 …… 116

四、没有绍兴酒的台湾留不住爸爸 …… 119

五、厦门拜谒弘一大师故居 …… 122

六、我唯一一次帮爸爸的画上色 …… 126

第五章 定居上海 …… 129

一、迁居邻园村 …… 131

二、发言被泼冷水 …… 134

三、苦学俄语 …… 136

四、顶下日月楼的房子 …… 142

五、生活渐入佳境 …… 144

六、当了上海画院院长 …… 147

七、一桩未了的心愿 …… 149

八、耳目一新 …… 153

九、翻译《源氏物语》…… 157

十、莫逆之交 …… 159

十一、外公纸 …… 162

第六章	“文革”风雨	169
一、我家第一台电视机	171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173	
三、替爸爸在家门口接受批斗	179	
四、忍痛烧毁《护生画集》	185	
五、无穷尽的批斗	189	
六、牛棚枕边雪	194	
七、寂寞便是福	202	
八、爸爸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211	
第七章	走上“丰研”道路	221
一、从事丰子恺研究工作	223	
二、重建缘缘堂	226	
三、日月楼今昔	229	
后记	235	

第一章 石门和缘缘堂

一、诗情画意石门湾

1929年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我生于浙江省石门镇,石门又叫石门湾或石湾。原属崇德县,今属桐乡市。

石门镇是杭嘉湖平原一带典型的江南小镇,依水而兴,丰饶而富足,小桥流水、粉墙黛瓦阅尽沧桑与繁华。石门得名于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在此垒石为门,为吴越两国之界。逶迤如练的京杭大运河流经石门时来了个一百二十度大转弯,因此石门又有了石门湾的别称。千百年来,石门有数水环绕,加上运河穿境而过,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引来商贾云集,人烟稠密。石门也在众多的江南市镇中因桑市和榨油业而声名远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充满诗情画意而又得天独厚的江南水乡文化滋养了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子民。

石门丰家祖籍地是浙江汤溪,在金华附近,离石门湾约三四百里。明末清初,我们家这一支从汤溪迁居石门湾。到了我的曾祖父丰肇庆(小康)这一代,就在石门镇后河西岸开办了丰同裕染坊。这是一所三开间三进的房子,染坊店面为第一进,客厅为第二进,灶间为第三进。

丰同裕染坊号称百年老店,具体创办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844年;另一说是1861年。染坊生意清淡,店里有管账、朝奉和学徒各一人;作坊里还有三位染匠师傅,是绍兴人。平时四乡农民将自家织的土布送来染色,但与染坊结账大多要到过年时,染坊收入十分有限。幸好丰家还有数十亩薄田,因此一向是“家养店”。染坊抗战期间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丰同裕染坊和另外几家合并为石门印染小组。2003年,丰同裕染坊重现石门,地方换到桐乡梧桐镇和石门之间的公路旁,由我们的亲友经营,规

模大大扩充，专营蓝印花布染织和销售。

我的祖父丰鑽，字迎年，号斛泉，又号鹤旋，他是前清末科举人，中举后因丧母丁艰，三年不得出仕。丁艰后正碰到科举废除，只能以授徒为业，在我父亲九岁时病逝。我父亲丰子恺，生于1898年11月9日，学名丰润，后改名丰仁，子恺是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后起的号，当过开明书店（当时也称出版社为书店）编辑，做过学校教师，但大部分时间是操自由职业，即写文章，卖画，或事翻译。他靠这些劳动得来的收入抚养我们子女成人。我母亲徐力民结婚后成了家庭妇女，生我们子女九人，夭折三人。老大是大姐陈宝，老二是二姐林仙（后改名丰宛音），老三是我三姑妈丰满过继给我父母的丰宁馨——我三姐，老四华瞻是我大哥，老五元草是我二哥，下面就是我，我排行第六。抗日战争中我弟弟丰新枚出生，这样我们兄弟姐妹共七人。

我出生时，照例由外公起名。外公觉得我爸妈生得太多了，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一宁”，意思是“得一以宁”，叫他们生了这一个不要再生，免生烦恼。如果我是男孩，恐怕外公不会取这名字。我上小学之后，校长兼老师丰铭（是我们家族亲，我称他五爹爹）把我的名字错写成“一吟”（石门话中“宁”“吟”同音），从此我就叫丰一吟，这是后话。

我长大后，一直在爸爸身边。人家以为我小时候就和爸爸亲近，其实不然。因为母亲生的孩子多，而且抗战前我又是最后一个，所以父亲没办法顾到我们每一个人。大姐是老大，大姐下面是二姐，二姐下面是三姐，然后是大哥，所以大姐、大哥两个人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小时候和父亲很疏远，不过他从上海或杭州买回来什么东西，倒总是平均地分配给我们的，至于父爱呢，那么多孩子，他总归是偏爱几个比较接近多一点的。我呢，好像和妈妈比较接近多一点，但是因为孩子太多了，她也顾不到我。

二、爸爸的胡须

从我记事起，爸爸给我的印象总是有胡须的。那时的爸爸，不仅嘴唇上有髭，下巴也留着长长的胡须。他在心情好、悠闲时，常用手捋捋胡须，好像在自我欣赏。

我和二哥留在石门镇上读小学的时候，哥哥姐姐由爸爸带着在杭州上中学。每逢寒暑假，爸爸带着哥哥姐姐们回来，我看到长着胡须、戴着墨镜、手持“司的克”（手杖）的爸爸，并无亲热的感觉。虽然他和哥哥姐姐们有说有笑，但在我看来，爸爸总是那么严肃。

听说爸爸的胡须是在我祖母钟芸芳去世时开始留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服丧期间不可理发剃须，爸爸从此开始蓄须。那是我出生后没多久，1930年初的事。祖母久病后去世，对爸爸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祖母是一位身兼严父慈母之职的善良女人。爸爸四岁之前，我祖父到杭州去考举人，连考了三次，第三次终于考中了举人。石门湾那时已数十年没出过举人，丰家老爷中举成为稀奇事，热闹一时。但就在这一年，我那生性豪爽而又爱好文艺的曾祖母扶病等到独子中举后便含笑而逝。祖父终日郁郁不乐，以诗酒打发时日。不久废科举，祖父更是自哀而不问家事，家中大小事情均由祖母一人操持。到了爸爸八周岁那年，祖父病逝了，家中内外一切责任全部落在祖母身上。

在我爸爸眼里，他那善于治家的母亲的形象总是“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平时既要料理染坊店务，又要应付丈夫的朋友和亲戚邻人的应酬往来，还要关照儿子的起居饮食和学业，历三十年之辛苦。祖母虽然自己不识字，但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除了对儿子

的前途事业考虑周详外，也支持女儿们读诗作文。我大姑妈1912年1月创办振华女校，就办在丰家老屋惇德堂三间厅堂里。三姑妈丰满为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远赴省城杭州求学，祖母也是大力支持。我二姐小时候在家跟随祖母生活过几年，受到祖母的疼爱，其他几个孩子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东奔西跑。

父亲三十三岁时，操劳一生的祖母逝世。父亲一度沉浸在丧母的哀痛中，无法自拔，直到第二次谒见马一浮先生时，经其开解，方才提振精神。

爸爸蓄须后，胡须成为他的标准形象，也给他带来过小烦恼。在一般人眼里，三十多岁的人留着长胡子，会给人老气横秋的感觉。抗战期间爸爸在桂林写的《教师日记》回忆过在缘缘堂时期，他和同镇孩子一起踢球，因胡子遭人耻笑而不再运动的旧事。原文是这样的：“记得昔年在缘缘堂时，医生说我少运动，以致身体不健。我下一决心，每日与儿童在院中踢球一次，以代运动，但三天后即废止。一则踢球无味，二则我口上生须，人视我为老人。一老人与儿童踢球，见者大都好笑。被笑虽然不痛，但也难受，因此废止运动。”但在我看来，爸爸的胡须很飘逸，给我的感觉是潇洒得很，并不显老。后来不少见过爸爸的人回忆文章都说爸爸当年是“美髯公”。

还有一个关于爸爸的胡子的小插曲，即是抗战期间我们逃难客居他乡时出现莫名其妙的关于爸爸“割须抗战”的流言，让人啼笑皆非。据爸爸在文章中说，1938年1月初，留居上海的亲戚来信询问，说是看到《无锡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丰子恺在乱山丛林之中步行万里，到达长沙，长须剃个干净。这位亲戚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特意写信来证实。读完这封信后，我们全家都哈哈大笑。其实爸爸在汉口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那时，我们一路逃难，爸爸在1937年年底到桂林两江桂师任教，我家才算暂时安定下来。江浙两地的报纸经常刊载关于我父亲行踪去向的消息，但大多荒唐可笑。此前浙江某报发文，用的标题是《丰子恺割须抗战》。又有一报上说记者在浙江开化亲眼看到丰子恺“长须已去”，实则爸爸从来没